

## 廢墟裡，有你我的身影……

We Are Found in the Ruins

鍾喬

Chiao CHUNG  
差事劇團團長

再度地，我將詩的血脈滲進劇場的身體裡。「闖入、廢墟」運用了詩化的語言，於是，有了這樣或那樣的回響…當然，詩化的語言在劇場的空間中流動時，聲音和情緒的對應，呼喚著一種情境的新生。這新生是為增添魔幻色彩而來的。然而，於我而言，魔幻須固著於對現實的批判上，因此，詩的背後隱藏著影射時局的線索，時而貼近眼前的現實，時而在歷史和記憶的交界處，留下印痕明晰的腳蹤。

這麼做時，全然沒有什麼誇大科幻效應的用意，就僅僅為了辯證歷史與現實的分合無法切割來看待！就島嶼的情境而言，這是很重要的，因為，再也沒有一個地方，比我們生存的島嶼，有著如此錯綜複雜的歷史，如此令人無從去疏忽以及被錯置的記憶。錯置的記憶不去重新釐清看待，便會陷入眼前的泥濘中，任由煙塵給遮斷前方的視線！我是這麼想著民眾戲劇的文化生產，以及社會實踐的美學！

但，這是多麼令人苦惱的一件差事啊！不願停留在現實的反應中，就得探身到記憶的細縫裡，奮力開啓一扇窗。即便，窗後可能是夕照的殘餘。「闖入、廢墟」因而留給觀眾陣陣靈魂的喘息聲，從內心深處緩緩地上升…。那麼，到底該如何在記憶的深淵中掏出現實的泥沙來呢？世界觀的翻轉是不可或缺的一環。我必須這樣相信，便也勸服自己，如何有創意地解放美學與意識型態相遇時可能導致的僵局。

「闖入、廢墟」直接並置了〈公社派〉和〈民主派〉的對峙。〈民主派〉的虛偽、矯善…全然映照了帝國對權力的細緻操弄。民主的背後，其實埋有引爆暴力的雷管。這樣的世界觀，對於全球的左翼而言，自「9·11」事件發生以後，只有愈來愈發清晰。然而，在早已內化了美式民主價值的島嶼而言，會不會

是一種難以翻轉的困難呢？我一直在內心中詢問了自己，良久…。甚至，在請兒子吃火鍋時和他討論。當然，結果如我預期，要翻轉民主的普世價值，得花一翻很大的功夫。

這時，我想起了切·格瓦拉從「美洲某個地方」寄到哈瓦那〈三大洲會議〉的文稿中，最後一段言詞的開端，他劈頭就說，「我們每一次的行動都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吶喊，都是一首鬥爭進行曲…」

切的激昂，無論如何，在這改造行動全球性退潮的年代裡，恐怕就僅存印在T恤上那雙炯炯的眼神了！誠如「闖入、廢墟」一劇中的角色海飛所言：「日子變了，時空變了」。然則，至少，在寫作時，我心頭想的是，難道帝國的本質也變得慈眉善目了嗎？我們需要一則必得被重新創意書寫的政治寓言。動身吧！該是時候了！我的筆墨，在角色之間游走，用話語和情境共構了一幅介於虛構和現實之間的權力圖像。

這同時，令人感到棘手的狀態撲向眼前。亦即，如何處理〈公社派〉的政治寓言？〈公社派〉有所影射，是時間中的左翼勢力，也是全球資本化浪潮中，不斷折翼中的左派力量。我憂心著，在島嶼面對左翼歷史幾乎空白化的當下，拋出這樣的議題，會不會終究是曲高和寡的高調？而後，便也漸次在修改劇本的同時，找到了在情節中鋪陳述說的書寫策略。我的意思是：既然不同意只在寓言中構築警世的空中樓閣，而是意圖直逼進步意識的核心，還是得將左派在當今島內或世界性的消長，視作一個主題來處理…。

我的書寫，在如何遠離教條，卻又能擊中問題意識的臨界點上來回往返。

戲落幕了！我並沒有停止問自己。為什麼是一個

稱作否定的詩人，成了城邦毀棄後，在〈公社派〉的寓言中，兀自殘喘於黑暗中的革命者呢！

回答這樣的問題，大抵上，只能以「大滅」後方得以有「新生」一類帶些鼓舞人心的話來應對！然則，我又極其不愛這樣充滿目的性的暗示。畢竟，劇場要回應的除了現實之外，就僅剩那美學的態度了！我說的美學，是抵抗的美學。因為是抵抗的美學，就無可免地要有現實的指涉和文學性的象徵。在這樣五花八門的年代裡，要在劇場中處理革命的寓言，何其令人冒冷汗的一件事。但，我是既意有所指，卻又想透過情節來吐口愛恨交纏、利害權謀的氣…。

原本擔心著會不會帶來觀眾在理解上的困難。事後，從一位戲劇老師和她學生的討論中得知，文本是被一般青年學子看到且接納的，只可惜有些話語的口條不甚清楚…這當真是寫作時不願妥協於日常口白的罪過了！

戲存在於每一個發生的剎那，遺憾也只能擱下。想說的倒是，如何從魯迅那裡找到角色的原型——詩人否定這件事。

魯迅於我，無非是一種精神上的假藉。但，對於這假藉本身，我仍是心懷忐忑，甚而感到對自我的厭惡的…。那麼，既然不安，又為何非得去取來不可呢？恐怕也只能說，它是自我否定後，唯一留下來的肯定了！是啊！否定這件事，在魯迅那裡留下的印痕，最早該是在1926年寫在《墳》一書的後記裡，他說了類似「我常批評別人，更多是詛咒自己」一類話之後，便話鋒一轉，談到不喜當「青年導師」的事情上。他說，「但，那不是我，我也不相信他們。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，就是墳。然而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無須誰指引。」

在這裡，魯迅述說了「中間物」的思惟！他譬喻自身「至多不過是橋樑中的一木一石，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、範本。」既是「中間物」，也就不是什麼可以賦予自身偉大使命的啓蒙者，更別奢談什麼給灰暗燃起爐火般的光亮了！

至多，也只能像他散文詩：「影的告別」中的「影」所言，「我不過是個影，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裡了。然而，黑暗又會吞併我，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。」

如此，生命是明、暗之間彷徨的存在，不由得自命清高，更無所謂自鳴得意的姿態。

這是做為一個革命知識分子的魯迅，在深入反思自身與社會的處境後，心靈底層的吶喊。

絕然中，帶著蒼涼和孤獨的況味。英勇的雄姿，高亢的歌頌，是沒有的。

然而，這樣的思惟，放在「廢墟城邦中如灰燼般的公社派」的脈絡裡，就形成了革命詩人，在一個左翼大退潮的年代裡，因著不願也不能再身居領導位置，而將昔日對光的渴望，全然沒入暗的絕望裡。

比較徹底的說，劇中的詩人否定應該是體悟到魯迅在〈狂人日記〉中所言，「我是被人吃了，可我也是吃人的人的弟兄…。」，才在灰燼中沉沒黑暗裡，又試著，在灰燼中，想發些零餘的光…。卻發現民主的施捨是眼前最大的陷阱，而他也只有在這陷阱中，與這出賣他的世界共淪亡。這樣的述說，意圖表達的是：劇中的「我」雖批判這資本的吃人世界，但，又何嘗這「我」不是在全球資本化的大結構下，殘喘偷生而苟活下來的一介囚人而已！

套句現代大家熟悉的用語，即是共犯構造本身。在劇中的詩人否定那裡，共犯除了別人之外，更多是自己。當世界朝著資本全球化的路徑一味地朝向前去，平等的價值淪為權力操作「民主」的無謂附庸時，「自己」也是這共犯構造中，不可避走的一個組成部分！詩人否定這麼想，於是，他沙啞的嗓門，嘶喊著魯迅在〈過客〉一文中的一段話，話語是：

「倘使我得到了誰的施捨，我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，在四近徘徊，祈願她的滅亡，給我親自看見；或者咒詛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…連我自己…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…。」

是啊！「我」就該得到詛咒！不僅僅他者，不僅僅是同流合污者，不僅僅是以民主為名行權力競奪的政客！還有「我」——詩人否定，因為「我」也在這共犯的構造之中。

「闖入、廢墟」引發了討論者關於悲觀或樂觀的兩面見解。一個菸霧瀰漫在排練場休息室的午后，突而有年輕的團員問我，「那麼，你是悲觀派或樂觀派？」

我收起跨在板凳上的雙腿，調整了自己沙發上的坐姿，心頭一陣警覺，想了一回，才說：「應該說…是反省派吧！」

這麼說以後的很多個夜晚，當我又獨自飲下一口濃烈的酒液時，我總想著，劇中不斷從墳場裡敲打來的鐘聲，終而未曾在落幕前現身？這畢竟無論如何要重新去面對和思考的吧！因為，倘使詩人在黑暗中絕望出走，卻永遠無法在不期然的回首中，望見底層民衆的抵抗。那麼，這世界對絕望的抵抗是什麼？進一步追問，詩人也以絕望來抵抗絕望了嗎？

這麼，我問自己時…又已在暈暗中兀自沉沒到睡了的黑暗裡了…。



城邦成為廢墟，堅持革命理念的詩人「否定」被當權者囚禁起來。



城邦中行乞的歌者日日夜夜描述著你我一張張闖入廢墟的臉孔。



在挫敗中仍然高唱「直到永遠的勝利」的畫面，是已然瓦解的公社派一段美好記憶。



## 為什麼是「闖入、廢墟」——編導鍾喬的一些話語

「闖入、廢墟」是一齣政治寓言劇。劇中，從場景、角色、稱謂、以至對話或獨白，都選擇在虛構的情境中表態。或許，有人要問，既然要影射現實政治，為何不採行直接諷喻一樁事件的手法，不是更能達到效果嗎？

我的想法恰恰相反。因為，在政治劇場中要處理的並非政治事件，而是政治問題。

這就直指了隱藏在問題背後的權力關係。然而，眾所週知，當今世界的權力關係，已不再用威權面貌展現強權壓境的震懾，而是展示在民主櫥窗背後的種種施捨。

權力是一種春藥，勾引著有權者的慾望，這慾望又轉化為慈善措施，施捨給沒權力的弱者，而政治是居中操作的幕後推手。這樣的場景，只能是美學的，有政治傾向的美學，才得以述說到人性的骨髓去…。

試想想，一座虛構的城邦，在內戰炮火中淪為廢墟後，仍有帝國的使者前來探知如何出賣軍火以利重建，並且偵測得知斷壁殘垣下仍有豐厚的油源存在…。這時，一場暗潮湧湧的鬥爭，才正準備著要登場呢！

「闖入、廢墟」再度融合了詩與劇場的雙向元素。劇中主要角色，詩人「否定」朗誦著詩行。他這麼說：

因為，在灰燼中，我沉沒黑暗裡 / 和你一起沉沒黑暗裡

於是，在灰燼中，我發光 / 和你一起在灰燼中發光

於是，在灰燼中，我沉沒黑暗裡 / 於是，在灰燼中，我發光

時序進入2007年。我將詩在劇作中的種種思惟統統交付給劇作中的一個角色。他是詩人，名叫「否定」的詩人。是他，在牢房的一個場景中，紅著久未成眠的雙眼，朗誦了上面的詩行…。而他，曾經是意味著革命行動的「公社派」領袖。

城邦淪為廢墟。未料，就在朽棄的殘痕上，仍有權力競奪在政治的算計中，以施捨民主為名，被無聲無息地操作著…。操弄政治的幕後高手，竟然是名叫「天使」的「民主派」人士。

「公社派」遇上「民主派」；革命詩人「否定」遇上政治操手「天使」，多麼引人遐想的政治寓言，這一回，在邊境的廢墟場景中，毫不保留地將權力的鬼火給燒成暗黑中的野火。

最後，不願接受民主施捨的詩人否定，以撕毀一紙特赦令，絕然於安享城邦的權力之途，並於此，揭穿天使藉施捨民主而獲取幕後暴利的計謀…。

歷史，從時間的彼岸回過頭來，直視著眼前——我們當下的國際政治權力版圖…難道不是嗎？



面對如今反目成仇的愛人同志，執著信念的詩人「否定」痛苦說出「我是自己最大的敵人」。



做著東方帝王迷夢的國際軍火商（右），因吸入「民主激素」而萎於原形畢露的窘境。